



Echoes
from
the Dead

Johan Theorin

—瑞典—
约翰·希欧林
著

死亡回声

万籁俱寂，仿佛一切都凝固了，但男孩突然有种感觉，
在这大雾之中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。

辛可加 译

CS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Echoes from the Dead

Johan Theorin

辛可加
译

〔瑞典〕
约翰·希欧林
著

死亡回声

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瀚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回声 / (瑞典) 希欧林 (Theorin, J.) 著 ; 辛可加译 .

—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2.4

书名原文 : Echoes from the Dead

ISBN 978-7-5404-5415-9

I. ①死… II. ①希… ②辛… III. ①犯罪小说 - 瑞典 - 现代

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690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: 图字18-2012-94

Copyright © Johan Theorin, 2007 for SKUMTIMMEN

First published by Wahlström & Widstrand, Stockholm, Sweden

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Bonnier Group Agency, Sweden and The Grayhawk Agency

死亡回声

作 者 : [瑞典] 约翰·希欧林

译 者 : 辛可加

出 版 人 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 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 : 张应娜

策划编辑 : 马冬冬 朱桂林

版权支持 : 李彩萍

版式设计 : 李 洁

封面设计 : 韩 捷 · SARTORI

出版发行 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: 410014)

网 址 : www.hnwy.net

印 刷 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 : 新华书店

开 本 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: 333 千字

印 张 : 12.5

版 次 : 201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404-5415-9

定 价 : 29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 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: 010-84409925)

目录 CONTENTS

001. 楔子

万籁俱寂，仿佛一切都凝固了。但男孩突然有种感觉：这里并不只有他一个人。

006. 第一章 善妒

他要去找妈妈哭诉，说她的阿克塞尔还待在海滩上。但在此之前，他把阿克塞尔的太妃糖吃光了。

029. 第二章 迷雾

她仿佛看见活生生的儿子，正弯下腰聚精会神地穿上自己的凉鞋，可是十个小脚趾怎么也不听使唤。

075. **第三章 拇指之谜**
告诉他，最重要的是拇指，而不是手掌。
197. **第四章 漫漫归家路**
尼尔斯读了又读的，只有这短短的一句：你永远不能回家。
308. **第五章 沉睡千年的遗骸**
他只是一个死人，一个埋在玛纳斯教堂墓园里的死人。
365. **第六章 回家**
结束了，妈妈。在这灌木林中，走到终点。
389. **第七章 尾声**
和多年前遇害的小男孩同名，那个从斯莫兰省来的小伙子，也叫延斯。

楔子

厄兰岛^①
1972年9月

那堵由覆着灰白色苔藓的硕大圆石砌成的墙，和男孩一样高。穿着凉鞋的男孩踮起脚才能勉强看到墙的另一边。那边的一切都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之中。男孩仿佛置身于世界的尽头，但他知道，其实恰恰相反——墙的另一边才是世界的开端。那是宽广无垠的世界，是在外祖父家花园之外的世界。探索墙那一边的世界，这个念头诱惑了男孩整整一个夏天。

他两次试图翻过墙头，两次都没能抓紧粗糙的石块，两次都跌回到湿漉漉的草地上。

男孩没有泄气，第三次终于成功了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用力撑起身体，牢牢抵住冰冷的石墙，总算爬上了墙头。

对他而言，这不啻为一大胜利——他差不多六岁了，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爬到墙头上。他在墙头小坐了片刻，俨然一位高居王座之上的君主。

墙那边的世界如此辽阔，无边无际，但也同样灰暗阴沉，朦胧不清。这天下午，岛上弥漫着浓雾，男孩无法看清花园外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景

① 瑞典第二大岛，隔着卡尔马海峡与瑞典本土相望。

象，但他发现墙根下是一小块黄褐色的草坪。更远处依稀可见低矮不平的杜松树丛，长着青苔的小石子钻出地面。前方的土地和他身后的花园一样平坦，但那边的一切看上去都要宽广得多，新奇而充满诱惑。

男孩的右脚踩在半露出地面的一块大石头上，然后从墙头爬下，踏上围墙另一边的这片草坪。这是他第一次彻彻底底置身于那花园之外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。妈妈今天到岛外的某个地方去了，外祖父刚才也去了海边，而当男孩穿上凉鞋、蹑手蹑脚溜出房门时，外祖母睡得正香。

他可以随心所欲了，他的探险旅程就此拉开序幕。

他松开墙上的石块，一脚踏进野草丛中。穿过稀稀落落的草丛并不难，他又朝前走了几步，前方的世界慢慢变得清晰了些。他渐渐看清了草坪尽头杜松树丛的轮廓，便朝那个方向走去。

土地十分松软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他的脚步只在草尖上掠起轻柔的沙声。他蹦蹦跳跳，又使劲跺脚，但地面的回应也只有轻轻的砰砰几声，草叶在他的脚跟后次第合拢，于是他的所有足迹都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他一蹦，砰的一声，又一蹦，又是砰的一声，就这样蹦出了好几米远。

男孩离开草坪，来到高高的杜松树丛脚下，不再两脚并用蹦蹦跳跳了。他长吁一口气，深深吸入冷冽的空气，环顾四周。

当他跳过草坪时，飘游于前方的浓雾已悄然四下流转，占据了他身后的空间。草坪那头的石墙已经模糊难辨，而那座深褐色的村舍更是完全消失了。

有那么一会儿，男孩盘算着要转身穿过草坪，再从墙头翻回去。他没有手表，精确的时间概念对他也没有意义，但头上的天空现在一片暗灰，周遭的空气也变冷了许多。他知道，白昼即将过去，夜幕马上就要降临。

他只在柔软的土地上多走了一小段。他心知自己身在何处：外祖父家的房子虽然已经看不见了，但其实就在身后不远，外祖母还在屋里睡觉。他继续朝着那堵迷蒙缭绕的雾墙走去，而他每走近一步，雾墙也像故意和他开玩笑似的后撤一步，只让他看得见、摸不着。

男孩停下脚步，屏住呼吸。

万籁俱寂，仿佛一切都凝固静止了。但男孩突然有种感觉：这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。

他是不是听见了浓雾中传来的什么声音？

他转过身。现在再也看不见围墙和草坪了，只能看见刚才还在身后的野草和杜松子树丛。一棵棵杜松子树一动不动地环绕着他，他也明白，它们不是活的——它们的活法和他不一样——但他忍不住思忖着，它们究竟有多大？漆黑的树干将他围在中间，一言不发，说不定正趁他不注意时步步进逼。

他又回身，眼前是更多的杜松子树。杜松子树和浓雾。

他再也分不清外祖父家在哪个方向，但恐惧和孤独感仍驱使着他继续前行。他握紧拳头，在野草间奔跑。他想找到那堵石墙，找到石墙后的花园，但不断映入眼帘的一切，只有野草和树干。最后，他连这些也看不清了：奔涌而出的泪水将世界淹没。

男孩停住脚，深深吸气，止住眼泪。雾中的杜松子树越来越多，但其中一棵长出了两条粗壮的枝丫——突然，男孩发现那棵树在移动。

那是一个人。

是一个男人。

他从灰色的雾中走来，停在区区几步之外。这个男人个子很高，肩膀宽阔，穿深色衣服，他也看见男孩了。他穿着笨重的靴子，在草丛中站定，俯视着男孩。黑色的帽子拉得很低，帽檐挡住了额头。他的样子有点老，但没有男孩的外祖父那么老。

男孩呆呆地站着。他不认识这个男人，妈妈说过，要当心陌生人。但最起码现在不再是只有他孤零零地在浓雾中和杜松树树做伴了。如果这个男人不怀好意，他再扭头逃跑也不迟。

“你好啊。”男人的嗓音很低沉，呼吸十分粗重，似乎刚在雾中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或是之前一直在快速奔跑。

男孩没回答。

那男人迅速扭头看看四周，然后又望向男孩，脸上不带一丝笑容，平静地问道：

“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男孩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迷路了？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男孩答道。

“不要紧……在灌木林里任何地方我都能找到出路。”那男人上前一步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延斯。”男孩说。

“名叫延斯？姓什么？”

“延斯·戴维松。”

“很好。”男人略一迟疑，又说，“我叫尼尔斯。”

“你姓什么？”延斯问道。

有点像做游戏。男人的笑声转瞬即逝。

“我的全名是尼尔斯·坎特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再上前一步。

延斯依然没动，但他不再东张西望了。浓雾中除了野草、石头、杜松树子树，什么也没有。而这个名叫尼尔斯·坎特的陌生人正朝他咧嘴微笑，一副两人已经是好朋友的模样。

浓雾将他们裹得严严实实，四周听不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动静，就连鸟儿的啁啾也绝迹了。

“不要紧的。” 尼尔斯·坎特伸出一只手。

现在他们靠得非常近。

延斯觉得他从来没见过尼尔斯·坎特这么大的手，而且他意识到，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。

第一章

善妒



十月的一个星期一晚上，朱莉娅的父亲耶尔洛夫一年多以来第一次打来电话。这令朱莉娅想到了骸骨，被冲上礁石嶙峋的海岸的骸骨。

骸骨洁白得犹如珍珠母，历经海浪的荡涤，在水边灰色的鹅卵石之间光芒夺目。

那是骸骨的碎片。

朱莉娅不知道岸边究竟有没有那些骸骨，但二十年来，她每天都在等待它们的出现。



这天早些时候，朱莉娅和社会福利处进行了一次长谈，至于结果，和这个秋天的一切一样糟糕。

她一如既往尽可能推迟和他们联系，只因不愿听见他们的叹息。最终她还是拎起话筒，电话那头的自动应答机请她报出身份证号。她输入一串数字，得以被对方接入迷宫般的电话网的下一关，而那个地方和无尽的虚空几乎没有区别。她只能站在厨房里，望着窗外，线路另一端轻微的杂音在耳畔回旋，正如遥远的潺潺流水声一样微弱难辨。

倘若朱莉娅屏息静气，让耳朵紧贴话筒，有时她竟能听见灵魂的声音

在远方回响。它们时而细若游丝、浅吟低回，时而高亢尖锐、悲恸决绝。她被困在鬼魅般的电话网中，她还偶尔在抽烟时听到厨房排风扇里传出苦苦哀求的声音，顿时不知所措。那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在大楼的通风管道中循环往复——她几乎无法辨认出任何一个发音，但她仍会聚精会神地倾听下去。只有一次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异常清晰地对她说：“真的是时候了。”

她伫立于厨房的窗前，任由那些杂音倾泻入耳内。望着窗外的马路，外头起风了，很冷。金黄的白桦树叶奋力从被雨水淋湿的路面上跃起，在风中左右飘闪。人行道两边有一堆落叶被泥土裹成了黑灰色，又惨遭汽车轮胎碾压，那些泥浆状的残躯，已经无力再挣脱大地的束缚。

她心想，不知会不会有认识的人从外面经过。延斯也许会从街角信步走来，西装革履，像律师那样系着领带，拎着公文包，头发是新剪过的。他的步子很大，目光中充满自信。延斯看见窗前的她，他会惊讶地在人行道上驻足，然后一边挥动手臂一边朝她微笑……

话筒里的杂音忽然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紧张的声音：

“我是社会福利处的英格。”

她不是本该负责朱莉娅这案子的那个新人，那人的名字是玛格达琳娜，或者是玛德琳？反正她们从没见过面。

朱莉娅做了个深呼吸。

“我的名字是朱莉娅·戴维松。请问你能否……”

“你的身份证号是多少？”

“是……我已经在电话键盘上输入过了。”

“但我的屏幕上没有显示。请再报一次号码可以吗？”

朱莉娅又念了一次号码，电话那头沉寂了片刻，就连杂音也听不见了。难道他们故意挂断她的电话？

“朱莉娅·戴维松？”那个声音像是根本没听见朱莉娅刚才的自报家

门，“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？”

“我想延期。”

“什么延期？”

“我的病假。”

“您在哪儿工作？”

“哥德堡的东区医院，整形外科。”朱莉娅说，“我是个护士。”

她还能算护士吗？这几年她请假的时间太长，估计整形外科没人会惦记着她了。当然，她也并不惦记那些为了可笑的小毛病没完没了长吁短叹的病人，他们根本不了解真正的痛苦是什么样子。

“您有医生开具的处方吗？”对方又问。

“有。”

“昨天您去看过医生吗？”

“不，是上星期三。我的心理医生。”

“您为什么不早点来电话呢？”

“嗯，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不太舒服……”朱莉娅一边说一边想：在那之前也一样。渴望带来的疼痛感始终在她心头萦绕，从未退却。

“您当天就该来电话……”

朱莉娅听见了来自远方的呼吸声，说不定对方是在叹气。

“好吧，那就这么办，”对方说，“我进电脑系统，为您破例一次。就这一次。”

“真是麻烦你了。”朱莉娅说。

“等等……”

朱莉娅依然在窗前望着马路，一切都静静沉睡着。

但紧接着就有人从侧面更热闹的那条街的人行道走了过来，是个男人。朱莉娅顿时觉得胃部被冰凉的手指攫住，然后她才意识到，这个男人年纪未免太大了，是个秃子，看上去有五十多岁，粗棉裤上还溅了零星的

泥点。

“您在听吗？”

她远远看见那男人停在街对面的一座房子门口，输入密码，打开门，走进去。

不是延斯。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。

“还在吗，朱莉娅？”

那个声音又在喊她。

“什么？我还在。”

“好的，我在系统里记录一下，就说您的处方正在寄来的路上。”

“太好了，我……”朱莉娅沉默了。

她再次望向外头的马路。

“您还有其他事吗？”

“我想……”朱莉娅攥紧话筒，“我想明天会很冷。”

“好的，”对方的声音听来一切如常，“您是否修改过账户信息？还是和从前保持一致？”

朱莉娅没有回答。她拼命想挤出两句正常的话。

“我有时候会和儿子说话。”最后，她说。

短暂的沉默，然后对方又说：

“按刚才商量的结果，我记录一下……”

朱莉娅迅速挂了电话。

她依旧站在厨房里凝望窗外，马路上的落叶仿佛正拼成某种图案，传递着无论她注视多长时间都无法领悟的信息。她依旧无望地等待着，等待着延斯放学归来。

不，应该是下班归来。延斯好多年前就该毕业了。

你长大后会有什么工作呢，延斯？消防员？律师？教师？



那天晚些时候，她坐在床上，对着摆在这单间公寓狭小客厅里的电视机，看了一会儿关于蝰蛇的教育节目，然后换台到烹饪节目，一男一女在电视里烤肉。看完后，她回到厨房，检查柜子里的酒杯需不需要清洗。哦，是的，对着厨房里的电灯，可以看到杯子表面有细微的白色灰尘。朱莉娅有二十四个酒杯，轮流使用。她每晚都喝两杯红酒，有时三杯。

那天晚上，她躺在电视机旁边的床上，穿着衣橱里唯一一件干净的衬衫，厨房里的电话响了。

电话铃声响第一遍时，朱莉娅眨了眨眼，没动。不，她不想接。电话并不是非接不可。

然后电话又开始叫唤。她决定，自己不在家，出去办要紧事了。

她无须抬头就能望见窗外，虽然进入视野的无非是沿街的房屋、还未放光的街灯，以及在它们上方伸展开来的树顶。太阳沉到城市背后，天空渐渐暗淡下来。

电话第三次响了。

暮色降临。是黄昏了。

电话第四次响了。

朱莉娅没有起身去接。

电话最后又响了一次，终于归于沉寂。窗外的街灯开始闪烁，准备将它们的光芒洒向柏油路面。

很愉快的一天。

不。没有哪天是真正愉快的。不过有几天时间会过得比其他时候快一点。

始终只有朱莉娅一个人。

如果再要一个孩子，也许有用。迈克尔本来想再给延斯添个弟弟或妹

妹，但朱莉娅拒绝了。她从来都没真正死心，当然最后迈克尔也就放弃了。



通常，朱莉娅不接电话之后，都会收到语音留言，这天晚上，当电话终于偃旗息鼓，她下床拎起话筒，但听到的只有忙音。

她放下话筒，打开冰箱上方的柜子。今晚要喝的那瓶酒立在那里，和平时一样，还是一瓶红酒。

准确说来，这是今天的第二瓶酒。因为午饭时她喝光了昨晚开的那一瓶。

“砰！”她开了酒瓶，瓶塞轻轻跳了出来。她倒了一杯酒，马上把瓶塞塞回去，满满一杯。

红酒的热度流遍周身，现在她可以转身望着厨房窗外了。夜色沉沉，街灯只在柏油路上照亮了几个圆形。灯光中的一切都如此静谧。但阴影里藏着什么？看不见。

朱莉娅转身喝干第二杯。她暖和多了。和社会福利处谈话之后，她一直有点紧张，此刻才镇定下来。她倒了第三杯，但这一杯要对着电视慢慢喝。她还可以放点音乐，萨蒂^①的曲子，吃一片药，零点前躺下睡觉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电话又响了。

响到第三声时，她从床上坐起，头往下一沉。响到第五声时，她下了床。响到第七声时，她总算进了厨房。

在第九声响起之前，她拎起话筒，低声说：

“我是朱莉娅·戴维松。”

① 萨蒂（1866—1925），法国作曲家。

回应她的并不是杂音，而是一个平静、清晰的声音。

“朱莉娅？”

她知道是谁了。

“耶尔洛夫？”她平静地问道。

她不再喊他爸爸了。

“是的……是我。”

又一次无言，她不得不把话筒紧贴耳朵，才能听清。

“我想……我有点明白出什么事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朱莉娅瞪着墙，“什么出什么事？”

“嗯，就是……延斯的事。”

朱莉娅瞪圆了眼。

“他死了？”

这就好比你手里攥着一张印有号码的门票来回转圈，终于有一天这个号码被喊到了，你终于可以进门聆听你想要的信息。虽然延斯其实很怕水，但朱莉娅还是想到了那些洁白的骸骨碎片，被浪花冲上斯滕维克^①的海岸。

“朱莉娅，他肯定……”

“可他们到底发现他没有？”她打断耶尔洛夫的话。

“没有，不过……”

她眨眨眼。

“那你为什么打电话来？”

“没人找到他。可我……”

“那就别打电话给我！”她怒喝道，砰地放下话筒。

她闭上眼，留在电话旁边。

① 作者虚构的一个位于厄兰岛西北部海岸的村子。